

鸳鸯蝴蝶派

小说选

魏绍昌 吴承惠编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麦荣邦

鸳鸯蝴蝶派小说选

魏绍昌 吴承惠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625 插页 2 字数 431,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300册

ISBN 7-5321-0468-0/I·388 定价：6.30元

前言

魏绍昌

鸳鸯和蝴蝶都是毛片异常美丽的动物，因而以鸳鸯蝴蝶派为名，显然表示他们的作品可以博得读者的欣赏。该派又称礼拜六派，《礼拜六》是该派出版悠久和影响颇广的一种杂志，取此为名，显然表示他们的作品可以提供给读者在周末消遣。而且他们还有不少杂志，取名如《紫罗兰》、《红玫瑰》、《快活》、《乐观》、《好白相》、《游戏世界》等等，也都含有同样的意思。所以鸳鸯蝴蝶派即礼拜六派，从这两个名称就能看出该派的文学主张、写作手段和追求的目的。

鸳鸯蝴蝶派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都处于现代文学的范畴。在历史上，新文学曾从鸳鸯蝴蝶派手里夺取过两块重要地盘，那就是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小说月报》和三十年代《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其实鸳鸯蝴蝶派丧失的这两块地盘，很快便得到补偿，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小说世界》，《申报》又另辟了副刊《春秋》。据此一端，可见两者都拥有各自不同的读者群，两者都居有各自不同的发表园地，好比井水和河水，都有各自的源流与作用。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素来以小说见长，尤其是章回体的长篇小说最占优势。这一派作者所写的诗和散文之类的作品，所起

的作用与影响是远远不能同小说相提并论的，正因为这一派存在着这个局限，所以只要抓住他们所写的小说，就是一把可以了解和研究这一派的性质与特色的最好的钥匙。

本书所选的长篇小说(节录主要片断，并附全书内容提要)，有哀情、社会与言情、官闱、民间、武侠等各式品种，都是鸳鸯蝴蝶派曾经风靡一时颇有社会影响的作品，但除此之外这一派尚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者必须入选，加以需要补充滑稽、侦探以及点将集锦等品种，于是又选了若干短篇小说。

在这许多长篇与短篇中，少数是用文言写的，它反映了新旧交替时代留下的痕迹。在写作技法上，大多是传统的章回体，而有些短篇因受外来影响也有用“横剖面”式的写法。末尾的两种侦探小说中，大侦探霍桑和侠盗鲁平，其实就是西方福尔摩斯和亚森罗宾的翻版。

本书所选的《海上繁华梦》和《九尾龟》，也可以划入晚清小说，然而这两部长篇小说是到民国之后方才全部完成的，而且海上漱石生孙玉声和漱六山房张春帆这两位作者，都属于鸳鸯蝴蝶派的著名健将，由于他们后来写的多部章回体长篇小说，都没有能够超过这两部小说的水平，因而本书还是选了他们的前期作品。

鸳鸯蝴蝶派的开派小说，照理应该说，文言体的第一部是徐枕亚的《玉梨魂》，白话体的第一部是李涵秋的《广陵潮》，这两部小说当初都拍过电影，掀起过轰动一时的热潮。直至五十年代，在筹拍电影《鲁迅传》的时候，夏衍还向摄制组全体成员介绍过《广陵潮》，他说要了解鲁迅在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动态，这部小说很有参考价值。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书内的“火烧红莲寺”在当初是家喻户晓的。1986年香港举行武侠小说讨论会，会上承认它是现代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自

从四十年代末在大陆中断武侠小说的写作之后，要到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又在海外陆续出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等辈。张恨水是二十年代中期崭露头角的，自《春明外史》一炮打响后，连续写了百部以上的长篇小说，鲁迅的母亲也爱读张恨水的小说，其读者之多，¹在这一派中是创记录的。特别是他写于三十年代初的《啼笑因缘》，已成为这一派最突出的代表作品，根据它改编为曲艺的评弹，也成为评弹界现代题材中的优秀保留节目，能和《玉蜻蜓》、《描金凤》、《珍珠塔》、《三笑》等传统节目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秦瘦鸥的《秋海棠》，写于四十年代初期的上海，与同一时候吴祖光在重庆写成的新文学剧本《风雪夜归人》，不约而同的都采用了十分相似的故事，然而小说和剧本同样大受各自读者的欢迎，将《秋海棠》搬上话剧或沪剧的舞台，也都很成功。

总之，本书将这一派有影响的代表作品、代表作者和它的各式品种，选集成册，希望能使青年读者对现代文学史中的鸳鸯蝴蝶派作一次较为全面的鸟瞰，获得一些直接的感性认识。

目 次

前 言

魏绍昌

长篇小说片断

玉梨魂·····	徐枕亚 (2)
孽冤镜·····	吴双热 (16)
贯玉怨·····	李定夷 (27)
海上繁华梦·····	海上漱石生 (46)
九尾龟·····	漱六山房 (58)
广陵潮·····	李涵秋 (73)
留东外史·····	平江不肖生 (93)
歇浦潮·····	海上说梦人 (105)
人间地狱·····	婆婆生 (128)
春明外史·····	张恨水 (138)
人海潮·····	网蛛生 (155)
春水微波·····	王小逸 (178)
啼笑因缘·····	张恨水 (188)
歌场冶史·····	汪仲贤 (198)
秋海棠·····	秦瘦鸥 (215)

清宫十三朝演义·····	许啸天 (236)
唐祝文周四杰传·····	程瞻庐 (246)
江湖奇侠传·····	平江不肖生 (270)
奇侠精忠传·····	赵焕亭 (284)
荒江女侠·····	顾明道 (304)
四海群龙记·····	姚民哀 (329)
蜀山剑侠传·····	还珠楼主 (344)

短 篇 小 说

一缕麻·····	包天笑 (386)
玉田恨史·····	天虚我生 (391)
此恨绵绵无绝期·····	周瘦鹃 (418)
红楼劫·····	王钝根 (425)
瑯札记·····	朱鸳雏 (430)
夜航船(集锦小说)·····	天台山农等 (433)
团圞等待中秋节·····	严独鹤 (448)
到那里去寻快乐·····	范烟桥 (456)
孽海红筹·····	冯叔鸾 (461)
脚之爱情·····	何海鸣 (467)
我的新婚·····	张舍我 (476)
从良后的第一天·····	赵茗狂 (482)
三角式的儿子·····	张秋虫 (486)
代人受过·····	江红蕉 (491)
朱公馆的包车夫·····	张碧梧 (501)
二十八岁·····	严芙孙 (507)

抄袭的爱情·····	胡寄尘 (511)
开幕广告·····	徐卓呆 (513)
一只鞋(霍桑探案)·····	程小青 (523)
燕尾须(鲁平奇案)·····	孙了红 (565)

长篇小说片断

附：全书内容提要

玉 梨 魂

徐 枕 亚

全 书 内 容 提 要

《玉梨魂》，徐枕亚著。全书三十章，民初发表于《民权报》，一九一三年九月出版单行本。写的是当时一个青年寡妇和一个家庭教师的恋爱故事。

这个家庭教师叫何梦霞，苏州人。父亲潦倒以终，他自己又怀才不遇。因此，只不过二十来岁的人，就觉得世上的艰苦辛酸都已尝尽，成天地郁郁寡欢，多愁善感。那年，他被介绍到无锡的一个乡村小学来当教师，住在远房亲戚崔姓的家里。崔家只有一个老翁，一个媳妇，一个孙子。女儿在外地上学，儿子前两年死了，全家笼罩着一层寂寞凄怆的气氛。梦霞是崔老翁请去顺便教小孙子读书的。

某日，梦霞看见庭前的一棵梨树落了一地的花，勾起一番哀伤，于是效学林黛玉，将花瓣拾起，用土埋好，并立石为志，题名“香冢”。不想到了晚上，他将欲就枕，忽然听见窗外有一阵幽咽的啜泣之声，急忙披衣窥视，只见梨树之下，站着一位脂粉不施、缟衣素裙的美

人，满面泪痕，哀痛欲绝。又一日，梦霞从学校回来，发觉房中少掉了一部他写的《石头记影事诗》稿本，却多了一朵曾经在女人头上簪过的荼蘼花。梦霞真是又惊又喜，马上写了一封信，交给每晚来上课的学生，要他转交母亲。第二天，学生带来了母亲的回信。从此，梦霞和年轻寡妇白梨影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

这一对男女的感情非常炽烈，然而他们都不敢打破当时礼教的设防，坚守着“发乎情止乎礼”的古训。只是通通信，做做诗，借此来吐露相思的苦闷。他们很少见面，即使见了面，双方都拘束着、矜持着，不敢有所表示。有一次，梨影病了，梦霞去慰问，两个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句也不说，流了几点眼泪，各人做了一首诗，写在纸上，给对方看看而已。

梨影痴得很，她想自己决不能跟梦霞结合，就打算把小姑介绍给他，以弥补这个缺憾。事情得到崔老翁的同意，也说定了。可是男女双方都勉强之至。梦霞的心上人还是梨影，小姑则也为这不自主的婚姻而伤心。三个人都怨，都恨。小说着意剖析梨影那种陷入迷惘之中苦闷而不能自拔的心情：爱这个人而无法得到这个人，又舍不得放弃这个人。她要梦霞跟小姑结婚，其实就是一种藕断丝连的意思。梦霞虽然是别人的丈夫，却成了自家的近亲，以后还可以接近他，还可以知道他的消息。可是梦霞来信责备她是“庸人自扰”，又说“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梨影接到这封信，百感交集。一面为梦霞误会了自己的深意而悲伤，一面又为梦霞这种坚定不渝的爱情而感愧。然而事实是：处境很危险，再这样连绵下去一定要公开的出丑，受到社

会上的干涉了，只有断绝的一途。要断绝，又只有死的一途，于是梨影得了病，死了。死后不到半年，小姑也自怨自艾地死了。小姑死后一年多，梦霞投身于军中，又在战场上死了。

—

阑风长雨，入夜纷纷，霏霏爔爔，似与愁人对语者。梨娘坐待鹏郎，鹏郎冒雨而至。乃详诘梦霞醉后情状。鹏郎一一为具言，袖中出一纸授梨娘曰：“此先生教儿持付阿母者。”梨娘受之以置夜右，而先遣鹏郎睡。时已夜半，窗外风雨声更厉。夜寒骤加，丝丝冷气，自窗隙中送入，使人肌肤生栗。此时梨娘，尚不卸妆就睡，斜倚床侧，拔钗重剔残红，展梦霞稿，从头细阅。一幅米颠狂草，若龙蛇飞舞，字字带欹斜之势，知为醉后所书，故笔情放佚自如，不能整齐一致也。继诵其句，则闲愁十斛，愤火一腔，胸中郁勃之气，尽宣泄之于毫端。自怨自艾，语语愤激，殊有对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慨。其才如此，其遇如彼，不亦大可哀耶？呜呼！古今来名媛淑女，为怜才一念所误者，何可胜数。梨娘自赋离鸾，心如止水，不知何以遇一素不相识之梦霞，忽动怜才之念。无端邂逅，有意缠绵。既无前因；复无后果。如蚕缚丝；如蛾扑火。同沉苦海，竟不回头；已到悬崖，浑难撒手。此非所谓孽冤缠人，有不可以自由解脱者耶？夜窗风雨，凄寂无聊，梦霞已由醉乡而入睡乡，梨娘则心如悬旌，系念梦霞不置。忍寒久坐，对影不双。泪珠溅上云蓝，隐隐作殷红色，梨娘尚不忍释手，反复展视。诵至“人才东渡正纷纷，不随骥尾甘守雌”之句，顿悟前日之书，实大伤梦霞之心。此书之语，本出于一片热诚，乃知己相待之实情，固不料梦霞见之，触其心事，而增其悲痛也。梨娘独坐念梦霞，

不知书舍中之梦霞，且迷离惆怅，梦境随心，若与梨娘晤对一室共诉无穷之心事也。

寒乡孤鬼，愁苦万状。村深绝宾客；窗晦无俦侣。忘忧焉得萱草；解闷惟有杜康。清樽湛绿，独酌谁劝？愁不能解，攻之以酒；酒不能消，扫之以诗。故梦霞近日，既中酒病，更为诗瘦。古人云：客子斗身强。言客子之所恃者，惟强健耳。而梦霞因昨夜为酒所困，次晨竟病不能兴。继念校课未容荒旷，不得不扶病而起。披衣下榻，足未着地；身若腾空。头涔涔然，如压千钧之石。烦懣填于胸；悲痛压于脑。眼底皆花；心头作恶。梦霞之身体，盖已失其健全之作用矣。晨曦上窗，人影在户，则馆僮已取脸水至。梦霞正盥洗间，沐则心覆，一阵昏眩，胸膈作奇痛，喉间有物，跃跃欲出，哇然一声，遗吐在地。馆僮惊呼曰：“先生，惊余哉！此赝然者何物耶？先生何为而吐此？”梦霞一吐之后，觉胸前若空洞无物，身飘飘如在云雾间，幸其倚桌而立，未致倾跌。闻僮惊诧，乃向地下注视，则见猩涎几点，色胜红冰，亦自愕然。此时欲强自镇摄，而体益不支，脱不有馆僮为之搀扶，已离桌而倒矣。

馆僮扶梦霞至榻上。时梦霞面色转白，惨无人状，气息微微，一丝仅属。徐谓童曰：“速往校中，为吾向李先生请假，恐上课时间已过，学生久待矣。”李先生者，亦蓉湖人，即该校之副教也。馆僮诺而出。室中惟一方病之梦霞，绕床转侧，伏枕呻吟，支心揽腹，痛苦万状。而地下才吐之新红，其色且由赤而殷，直刺病者之目。深院寂寂，长日迟迟，杳无一人过问。半晌，梦霞支床而起，取镜自照，叹曰：“我心伤矣。我病深矣。我恨长矣。我命短矣。伤哉梦霞，黄尘客梦，已将辞枕而驰；白发亲心，犹自倚门而望。伤哉梦霞，汝竟至此耶！”梦霞一阵悲怆，心冷如冰，复掷镜而颓然僵卧。

淡日笼窗，凄风入户。梦魂飞越，病骨支离。呜呼！年少作

客，人生不幸事也。客中而病，尤作客者之大不幸事也。此不幸事，此大不幸事，梦霞竟重叠遇之，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为客苦矣！客而病，其苦更加十倍。苦哉梦霞，病里思家，床前三尺，便是天涯。危哉梦霞，恨压愁埋，怆然抚枕，能不悲耶？

亭院阴凉，蜂静脾香。此阒寂无人之书舍中，惟闻梦霞呻吟之声，如病猿啼月；老马嘶风，令人闻而生怖。日已亭午，有二人入室视梦霞，则崔父与馆僮也。馆僮出后，即以梦霞病状，奔告其主人。崔父亦大惊，别遣一仆赴校为梦霞请假，而自与僮来视。梦霞见崔父来，以手支枕，作欲起状。崔父急止之，注视其面而问曰：“三日不见，吾侄竟清减如许矣。”梦霞带喘答曰：“蒲柳之质，朝不保暮，偶沾寒疾，已惫不能起。乃蒙长者关怀，移玉垂视，愧不克当。”崔父曰：“吾侄春秋鼎盛；丰采丽都，后此无穷之希望，全恃此有用之身躯。小有不适，本无足介意，但客中殊多苦况，起居饮食，容有不慎。老夫为东道主，不能尽调护之责，负罪良深。吾侄之病，得毋沉忧所致？咯红症非寻常癣疥，尚望扫除烦恼；放开怀抱，排愁自遣；破涕为欢，心得所养，则病魔自祛。天下多不如意之事，愤愤焉何为；世间有不能平之情，郁郁焉太苦。牢骚烦忧，足以消磨壮志，隐种病根，朱颜未老，来日方长，自伐自戕，殊为可惜，此则老夫窃有规于吾侄者也。”梦霞闻言，心感之，答曰：“金玉之言，当镌心版。侄敢不自爱，而负长者之惓惓乎。”崔父又曰：“北郭外有费医生者，卢扁之流亚也。当代相延，一为诊治。”梦霞雅不欲服药，而不能拂崔父意，则亦听之。崔父即遣僮出郭招医。未几费至，诊视毕曰：“此心疾也，恐药石不能为功，无已，姑试一剂。然终须病者能自养其灵台，勿妄想纷驰，勿牢愁固结，则服之方有效力耳。”费医坐谈有顷，开方径去。时已夕阳辞树，暝色上窗。崔父恐以久谈劳病者之神，嘱梦霞善自调养，嘱馆僮好为看护，若有所需，速来告我，叮

吟至再，乃扶杖出门去。

暮霭苍苍，关山色死，此如何景象耶？单床冷席，孤寂如鹫，此如何地位耶？药铛茶灶，相依为命，此如何生活耶？而梦霞以一身当之，不其殆哉！梦霞之病也，初不知其病之所由来，且不知其病之何以速。才抛酒盏；遽结药缘。憔悴病容，嶙峋瘦骨。梦霞又不禁自危自惧，恐一病之沈酣；竟生机之断绝。终日心烦虑乱，劳神焦思，而病且日加。大凡病者之心情，宜于散而不宜于闷，其生命全托之于侍疾之人，医药其末也。偃息在床，无事静卧，气促力绵；唇干口燥，无聊之极，往往万念丛生。病而在于家，则侍疾者为其家人骨肉，必能为之殷殷调护，饮食寒暖，时加注意。或借闲谈以解其闷；或作慰语以安其心，周详审慎，体贴入微，务使病者忘其病之苦。至病在客中，则有难言者矣。一灯一榻，举目无亲，药饵而外，别无疗疾之物。即有侍者为之叠被铺床；调汤进药，而人不关情，意终隔膜。梦霞沉闷之中，时时念及其老母，且谓我平安无恙，昕夕盼望。而剑青则远客天涯，音书隔绝。不知我已缠绵床褥，命弱如丝，设不幸而奄然就毙，戴逵竟应灾星，则终身不遂乌乌之私，阿兄且抱雁行之痛。梦霞竟日昏昏，思量万种，气色日见灰败，病势日形沉重，投之以药，如石沉水，英姿飒爽之少年，竟为墟墓间之游魂矣。

夫以梦霞之病之时，病之境，病之情，极人世之至苦。不病尚难以支持，既病决无幸生之望，而熟知事竟有不然者。三日之前，病见其增；三日之后，病见其减，未几而梦霞已离床而起，二竖退舍，占勿药之喜矣。奇哉此病，其来也无踪，其去也无影。阅者诸君，阅至梦霞病中，亦曾念及梨娘乎？多情之崔父，犹闻病而时加存问，岂知心如梨娘，平日暗中为梦霞之看护者，今知其病，乃视同秦越，处之漠然，不有以分其苦而慰其心耶？梨娘闻信之后，肠为之断，心为之裂，以格于嫌疑，不能出而看视，不知

于无人处抛却多少眼泪。梦霞之病瘳，而梨娘之心血亦尽矣。

病耗飞来，愁肠百结。梨娘知梦霞之病，非药石所能疗。凡病者所需之物，一汤一水，必亲自检视，然后付僮携出。且时遣鹏郎出询病状。鹏郎来，辄恋恋不去，徘徊床前，作种种小儿戏，态至活泼，梦霞病中，亦为之破颜。病之第三日，鹏郎忽与秋儿俱来，欣然有喜色。秋儿捧蕙兰两盆，供之案上。鹏郎曰：“此我家后院中物，吾母最爱此花。今以先生卧病，深苦寂寞，故向母索之来，为先生病中一好伴侣也。”梦霞谢之。鹏郎视秋儿已去，探怀出一絨，掷诸梦霞枕畔，遽返身疾驰去。梦霞随后唤之曰：“鹏郎勿奔，仔细户槛绊汝倒也。”

幽芬绵邈，清气吹嘘，静沉一室，暗袭重衾。梦霞闷极无聊，闻此奇香，神志为之一清，胸襟为之一爽，不啻服一剂清凉散也。感念梨娘以此花相贻，是真能知我病者，是真能治我病者，其用情之深，不知几许，我亦不虚此病矣。虽然，我病若此，梨娘必闻而惊惧。此数日中，其善蹙之眉头，正不知为我添几重心事也。乃取枕畔函，拆而阅之。斯时梦霞为兰香所熏，心地豁然，病已去其大半，非复昏闷之状。转身向外，摊书于枕上而读之曰：

醉歌方终，病魔旋扰。深闺闻耗，神为之伤。只以内外隔绝，瓜李之嫌，理所应避。不获亲临省视，稍效微劳，中心焦灼，莫可言宣。闻君之病，中酒也。然中酒者，病之所由起；而伤情者，则病之所由来也。鲜红一掬，此岂可以儿戏者？情海茫茫，君竟甘以身殉，而捐弃此昂藏七尺乎？呜呼！君亦愚矣。君上有老母，下无后嗣，一肩甚重，莫便灰颓，梨影诚不敢以薄命之身，重以累君也。君果爱梨影者，则先当自爱，留此身以有待；且及时以行乐。眼前虽多烦恼，此后或有机缘。谚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言虽

小，可以喻大，请君即其旨而深思之。愁城非长生国，奈何久居不出，以自困而自囚哉。昨闻医者亦谓君病系心疾，服药不能见效。夫心疾须以心治之，一念之苦乐，生死之关头也。但使灵台不昧，何须药石为功。制恨抑愁，以熄情火；清心平气，以祛病魔；言尽于此，愿君之勿忘也。芳兰二种，割爱相赠。此花尚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名一品，病中得此，足慰岑寂，且可为养心之一助焉。临颖神驰，书不成字，纸短情长，伏惟珍重。

书尾更媵以二诗。诵其词，乃分咏二花也。诗曰：

大一品

一品名休羨，家贫无好花。素心人此夕，应共惜芳华。

小荷

故与淡烟遮，销魂是此花。借兹情种子，伴尔病生涯。

深情若揭，好语欲仙。披览之余，神魂俱醉。梦霞之病，本系伤心所致。但梦霞自知之，而不能自药之。梨娘之言，不特深悉其病源，且切中于事理，不啻孔明之以十六字医周郎也。一封书具有妙用；二枝花聊寄相思。梦霞患真病，故梨娘以真情动之，而梦霞为之霍然矣。奇疾奇医，奇人奇事。情之弄人，其转移之捷，感化之速，竟乃尔耶？彼崔父劝慰之词，虽属殷勤恳至，殆所谓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

药炉烟里；兰幕香中。卧病之梦霞，已跃然而起，精神复旧，言笑如常，时正伏案作草。所草何词？盖以答梨娘者也。